

隐秘的黑手

松本清张 著

徐世虹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隱秘的黑手

松本清張 著

徐世虹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刘节雨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隐秘的黑手

作者 松本清张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3年8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

印数 1—10,850 册 字数173千

ISBN7—5411—0248—2/I·235

定价：2.05元



目 录

第一章	跟踪	1
第二章	地下金库	49
第三章	失踪	89
第四章	不可思议的凶杀	129
第五章	马主与驯马师	169
第六章	调包之谜	201
第七章	真相大白	233

第一章 跟踪

1

冈濑正平七年刑满，步出监狱大门。

外界的人们并未将他从记忆中完全遗忘。他曾是N部的一个职员，因贪污五亿元巨额公款而为国会所追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人物。

当年二十五岁的冈濑正平，释放时已届三十二岁。这是个春寒料峭的早春之日。

冈濑正平与前来接他出狱的叔父冈濑荣次郎相伴，回到位于东京都中野区新井乐师附近的家中。叔父是位杂货商人。

数家报社的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冈濑家中。不管怎样，年仅二十五岁就鲸吞五亿元巨款的冈濑正平，即使在七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

冈濑正平微笑地出现在记者面前。当年红光满面的他，如今双颊瘦削，下颚发尖，看上去有些老态。

“你现在的心情如何？”记者们问。



“我感到万分惭愧。”

冈濑正平垂下头，忏悔地答道。

七年前，由于他疯狂地私吞国民税款，挥金如土，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公愤，他的上司纷纷被迫辞职或受到降级处分。

“今后你打算干什么？”

“暂时在这里帮助叔父经商，自己的事情想等以后再从长计议。”

“具体打算还没有考虑吗？”

“反正刚刚刑满出狱，脑子里还混沌一团。在狱中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有罪于社会，要竭尽全力赎罪。”

人们当年感到十分震惊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何以能轻而易举地侵吞如此巨额的金钱。其实，这正是将重要责任随意赋予表面确乎兢兢业业，而实际却利欲熏心的伪君子的必然结果。上司把事务委任给下属办理，却疏于帐目的清查，冈濑正平缘此能在三年内接连不断地侵吞大笔公款。

冈濑正平所侵吞的公款，有一半花在了女人身上。据案发后调查，他先后有过七个情人，都是没有固定职业收入的女人。他购买了秘密住宅，其中豪华的家具、时髦的衣服应有尽有，还购买了新型的外国轿车。他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被报纸披露后，有些青年还不禁为自己的梦想已被冈濑正平变为现实而感到羡慕。

冈濑正平除在女人身上大把大把地花钱外，同时也在

绝对秘密的情况下为自己的事业进行投资，他苦心经营了纤维加工公司和火腿加工公司，因此五亿元巨款很快被花销殆尽。

尤其是他最喜爱的女人、银座第一流夜总会头号美人雪子，用在她身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

但据事后调查，雪子本来有个情夫，为此还常遭到冈濑正平的威胁。而以后当雪子的情夫得知他挥金如土时，便预感到钱非正路而来，反过来向他要挟。

他所大量投资的两家公司也惨淡经营，无利可图。由于是瞒着官方的地下经商，所以成功的可能本来就微乎其微，但他对这两家公司的投资，却不下六、七千万元。

不过冈濑正平在日常却显得颇工心计。在部里他从不穿时髦漂亮的衣服，总是身着破旧的西装，脚穿后跟磨薄的皮鞋，衬衫醒醜，领带满是褶皱，把自己装扮成勤于公务而不修边幅的职员模样。三年来他之所以深得上司的赏识与信任，没有轻易露出马脚，正是借助了这个特意伪装出来的假象。

他每每从家里去部里上班，尽管总是驾驶着豪华的外国轿车，但从不开到官署附近，而是将车停在距离一公里远的地方，在车里换好破旧衣鞋，再让司机把车开回去。

不过这种奢侈的生活，有时也被同人们有所觉察。于是他必定撒谎说，在乡下拥有大片山林的叔父去世了，自己继承了这笔财产。如此这般胡乱吹嘘一番，让同人们唯有羡慕而已，绝对没有意识他在干犯罪勾当。



以后事情终于败露，警视厅周密地调查了他的贪污罪。至此，为雪子等七个女人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真相大白，私下经营两家公司的内幕也尽为人所知。

但据统计，以上所花费的款额共四亿元左右，另有一亿元尚下落不明。据冈濑正平供称，这笔钱全都用于星期天的赛马场上。他向人发放了高利贷款，但因行情不好，钱都没有收回。马票一损失，凭证也就不复存在，这笔钱等于付之东流。警方调查了他提供的贷款对象，但不是住址姓名不符，就是搬迁他处下落不明，结果查无对证。人们由此怀疑，冈濑正平言称贷款只是一条诡计，事实上这笔钱很有可能被隐匿在什么地方。

经审讯后，发现他的帐目也是杂乱无章，“遗忘”的部分相当多。譬如说是给了某人三千万元，但实际上却有六千万元。类似这样的误差，使得帐目犹如一团乱麻，许多钱不明去向。调查难以理出头绪，警视厅无奈，只得不了了之。

其实当时对冈濑正平的搜寻与调查，其依据不过是他的自供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线索可循。

暂且在叔父的杂货店里帮工，尚无考虑以后个人出路的冈濑正平，虽然经过岁月的磨砺，容貌憔悴，但往日目中无人的倨傲，仍依稀可见。当年爆出震惊社会的特大新闻的他，因表情中透露出一种愚弄人的神色，故而被人们称为是现代青年的典型。

然而当他面对记者接受采访时，却倾述出一种仿佛是

突如其来的孤寂凄苦之情。

“在我被捕的二个月前，母亲去世了。当时我曾为母亲没有亲眼看到我被捕而感到庆幸，可现在释放回到家中，母亲却早已离我而去，令人孤寂万分。”

他的语调沉静恳切。

当天的晚报，刊登了他的出狱谈话。其时在采访冈濑正平的人们中，也有些二、三流报社的记者。

底井武八即为其中之一。

他所供职的报社，是家没有固定订户，以零售方式出售报纸的晚报社，因而披露隐私、卖弄悬虚是其特色。

获悉冈濑正平出狱的消息后，底井武八受编辑长山崎治郎之命，前去采访报道，但他的任务并非仅限于此。

山崎编辑长对他明言道：“冈濑正平肯定把钱藏在了什么地方。正因为如此，警视厅才最终显得一筹莫展把他放了。这家伙人虽年轻，却老谋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事总有一天会败露，被捕在所难免，所以故意在事先把用于女人和买马票钱的帐目搞乱，目的就是想把钱隐匿起来。”

“因此，你每天去监视冈濑正平的行动。他最近也许不会露出马脚，但你无时不刻地盯紧他，即使动用采访费也没关系。”

自不待言，R报创刊于战后，因办得颇有特色，符合市民情趣，所以销售量相当大。虽然是三流报社，但仍有盈余之利，故而即使动用采访费也无碍大局。

底井武八与其他报社的记者一起，采访了冈濑正平，

把他的谈话记录写成文稿交给总编，随后便不失时机地租借了杂货店前食品店二楼的一间临街房屋，以此为据点，监视冈濑正平的动向。这间房屋地点适中，杂货店里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尽收眼底。

为了能够更加严密地监视，底井武八将炊具也全部搬来。

由于近年来电气用品的发展，做饭变得相当简便，无论烧米饭还是烤面包都可以自动做熟，不必有专人照看。因此底井武八无论何时，都可以密切注视着杂货店里的情形。

冈濑正平在出狱后的第二天，就一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店里帮忙。他穿着破旧的毛衣和皱皱巴巴的裤子，一会儿包装商品，整理货物，一会儿向叔父询问价格，一会儿又接待顾客，忙得不可开交。

看着他象学徒一般辛劳忙碌的身影，很难想象他曾经历过拥有豪华轿车和七个女人，在酒吧和夜总会寻欢作乐的穷奢极欲的生活。

底井武八比冈濑正平小三岁。

当年他也读了有关冈濑正平犯罪事实的报道，冈濑正平奢侈的生活在他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每当他看到冈濑正平忙忙碌碌的身影，一股感伤便油然而生。无论是谁，都渴望能在自己的一生中，将憧憬的生活理想变为现实。冈濑正平虽然使用了犯罪手段达到了目的，但一旦落魄困窘，再与那踌躇满志的往昔相比，却令人顿生恻隐之心。

他很理解山崎编辑长一定要自己严密监视冈濑正平的

做法。他认为，由于报社需要的不同寻常的特别新闻，所以一旦查明冈濑正平隐匿巨款的处所，这一事实则无疑为一条爆炸新闻。山崎编辑长的用意，恐怕非此莫属。

再说底井武八本人，对这工作也并非兴味索然。他依照山崎编辑长的吩咐，将当时与此案有关的报纸全部查阅了一遍，结果他也认为，诚然如山崎编辑长所言，冈濑正平确实把钱藏在了什么秘处。

如果冈濑正平真的这么干了，那么他肯定会去把钱取出来的。问题是藏钱的地点在哪儿？他采用什么手段隐匿的，以致于连警视厅最终也束手无策？

——自底井武八开始监视冈濑正平以来，一个半月过去了。

冈濑正平一如既往，终不出户。每天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洗完澡，早早地就熄灯睡觉，日复一日。他的房间在杂货店二楼的正面，正好与底井武八的监视点相对。

但是冈濑正平是个心计很深的人，他肯定清楚地意识到，有人在时时刻刻地暗中监视着他，所以他不会轻易出动。

底井武八每天打电话给报社，向山崎治郎编辑长汇报情况。

“他每天都在店里干活，一次也没外出吗？”

“是的，一点动静也没有。”

“晚上怎么样？”

“差不多九点就睡了。”



“没有暗中外出吗？”

“他一直是在我的严密监视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这种迹象。”

“继续监视，他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是。”

“你对这事不要松懈半点。在事情了结之前，不必考虑报社里的工作。”

“明白了。”

看来山崎编辑长很热衷此事。

由于编辑长态度积极，底井武八也不敢怠慢，况且费用的事也不用自己操心。

尽管如此，监视对象冈濑正平仍毫无动静。他已经能和正式店员，每天娴熟地帮着张罗买卖。

巨额金款果真是他隐匿的吗？或许，他确实已经无所隐瞒？底井武八每天见到冈濑正平，这种念头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来。不管怎样，以现在这种勤勤恳恳的劳动来悔过自己曾犯下的使人震惊的罪恶，态度是可嘉的。

不过对他也不能掉以轻心，他也许是在伺机而动，这也未必可知。

冈濑正平好象全然不知有人在他的住房对面监视他，但底井武八唯恐他是佯装不知，因而对此也最为戒备。

侥幸的是，冈濑正平并未注意到这里。

底井武八在正对杂货店的拉窗上开一个小孔，架上望远镜观察。

望远镜相当精密，虽然相隔一定的距离，但冈濑正平脸上的黑痣都能摄入镜头，甚至连眼神的变化也观察得一清二楚。底井武八正是从他那被放大的面部表情上，断定冈濑正平并未意识到有人在监视他。

一个半月过去了，又过了一个星期。

杂货店的生意，上午最忙，但到中午以后就冷清起来，经常可以看到冈濑正平独坐在店前守候的身影。

一天，下午三点左右。

底井武八从拉窗的小孔里，照常看到了冈濑正平的身影。他离开拉窗，读了一会儿杂志，再去窥探，冈濑正平已经不在。

底井武八对此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有时为了搬运货物，他常去里面的仓库，一时不见也不必过分担心。

不过他又觉得似乎有种什么征兆，又从窗孔望去。

冈濑正平的身影突然从镜头里出现。他平时身穿油污肮脏的毛衣和裤子，而此刻却穿着出狱时穿过的西装，虽不怎么挺括，但这装束却表明他要外出。

底井武八不由得紧张兴奋起来，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穿上衣服跑下二楼。

他跑到食品店前人流熙攘的街上，举目顾盼，只见冈濑正平正向远处走去。目标好歹还在，他不由得松了口气。

他选择了一间房屋，站在屋檐下，远远地盯着冈濑正平的身影。

沿这条街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宽阔的十字街口，那里

有开往池袋的公共汽车站。

冈濑正平停立在公共汽车站旁，不断回头张望着，脸上并无警惕的神色。

底井武八猜测，他可能要去池袋方向吧。但随即便看见他匆匆地招手要出租车。

这时，一辆出租车恰好开到他面前。

底井武八不免着慌起来，连忙寻找起其他的出租车。

万幸，一辆显示“空车”字样的出租车正往这里驶来，他赶紧连连打着手势。

此刻，冈濑正平乘坐的车正好遇红灯停下。

底井武八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跟上前面那辆车，不过别让对方发觉。除去车费外，我会多给你小费的。”

“没说的！”

司机坐直了身子。

2

绿灯一亮，前面的车便发动了引擎，透过后窗可见冈濑正平的身影。

底井武八和司机在后面跟踪着。这一带道路狭窄，车辆拥挤，车子不能随心所欲地行驶，加上过于接近也容易被对方觉察，所以二车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后面的出租车和小型卡车马上便灵巧地穿插进来。

好不容易才行驶到哲学堂前。这里路面宽阔，跟踪起

来自如多了。

沿这条路笔直下去，就是池袋方向。

突然，前面的车左转弯，向十三间道路径直而去。

十三间道路车流量少，交通便利，于是车速猛然加快。

这家伙到底要去哪儿？

底井武八将身体微探出窗外，凝眸注视着前方。

前面的出租车行驶了二十分钟左右，到道路的尽头后，又向右驶入一条窄路。

“喂，往这儿走是去哪儿？”

底井武八问司机。

“如果一直下去，就是田无了。”

“田无？”

底井武八吃了一惊。如果是田无，那么就已经远离市中心了。

不过在去田无的途中，冈濑的车也许会停下来的。

四周是大片的田野和树木，呈现出一派郊外风光。

底井武八有些发怵，在这种地方盯梢，真令人提心吊胆。幸好间或有大型卡车驶过，才使他心里略感安然。

狭窄的道路蜿蜒曲折，而前面的车却以很快的车速行驶着。

“怎么回事？看这情景，难道是想去田无吗？”

“是呀。先生，还跟踪吗？”

“那自然。前面的车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车驶抵田无。

这是个非常普通的村镇，但冈濑正平的车并没有在此停下，从镇中穿行而去。

“这条路叫什么？”

“叫青梅街。”

“呀，这么说已经到了狭山湖一带啦？”

他再定睛看去，前面的出租车向左拐入一条道路。底井武八的车和它拉开五百米左右，也随后拐了过去。

沥青铺过的路面，光滑平整。

“这条路通往哪儿？”

“这地方没怎么来过。可能是武藏小金井，或者是国分寺吧。”

道路两边是广阔的田野，向右极目远望，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富士山峰映入眼帘。

底井武八暗想，冈濑这家伙可能平常在叔父店里干得太过沉闷了，第一次出来，就跑这么老远。

道路呈直线延伸着，然后被一堵防汛堤坝拦截而断。

“这是什么地方？”

“小金井的樱堤。”

车驶过桥面，速度丝毫没有减慢。

底井武八都有些犹豫了。

不久，小金井热闹的商业区呈现在眼前，两辆车前后通过了车站的岔道口。

车行驶在下坡路上，继续跟踪着前面的出租车。

“前面是哪里？”



“多磨公墓。”

“公墓？”

底井武八总算明白了。

冈濑正平在被捕前，其母去世。不久前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曾流露出即使出狱了，母亲也已不在人世的凄苦心情。

这么说，他是来祭扫亡母之墓的吧。

但是前面的车没有驶入通往墓地的道路，依旧向前驶去。

底井武八不由得大惑不解。

“喂喂，这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由于不明对方的行踪目的，所以在途中必须明确地辨认地形。底井武八不得不每每地详细询问司机。

“是啊。不过，我记得前边好像是府中。”

“府中？那儿有赛马场吧？”

“是的。这一带我以前来过一、二次。”

底井武八默然无语，只是久久地凝视着前方。

“先生，确实是府中呀。”

司机也向前张望着。

“是吗？”

“我想起来了，府中今天有赛马比赛哪。”

赛马——

底井武八终于恍然大悟。

冈濑正平所鲸吞的五亿元巨款，除大部分用于女人和